

东方王 著

东方武侠至尊系列

龙吟虎啸

三



内 容 简 介

少侠白龙和侠女马莲珠，一个英俊无比，一个美似天仙。二人青梅竹马，双方经父母定为一对神仙侠侣。詎料马莲珠突然暴病身亡，当白龙千里赶去奔丧时，棺中空空无物，尸体却不一而飞，杳无踪影，使人目瞪口呆。

当马莲珠再现江湖时，惊变迭起，父母被害，家成焦土。赶到婆家，也人去楼空，人们既惊讶又害怕地说她是鬼，她真是鬼吗？

白龙颠沛江湖，为寻亡妻，历尽坎坷。当他得知亡妻消息时，谁知马莲珠已和他极其貌似的师弟错配鸳鸯，而他的师弟又是犯官的后代，一时间，师门、官府、仇家交织在一起，把他误视为追杀对象，使他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

爱河掀巨浪，惊涛迭起，丝丝入扣；武场拼厮杀，虎豹龙吟，层出不穷。忠与奸，情与爱，使人眼花缭乱，耳目一新。

目 录

上 册

- 一 江湖怪婆子..... (1)
- 二 惊变迭起..... (23)
- 三 古庙风波..... (45)
- 四 揭皇榜..... (67)
- 五 冷酷宝刀..... (85)
- 去 六 勇斗恶僧救皇姑..... (108)
- 七 夜探相府..... (127)
- 八 错配鸳鸯..... (147)
- 九 醋海翻浪..... (170)
- 一〇 九天小贼魔..... (188)
- 一一 千里寻夫..... (206)
- 一二 严府遇险..... (225)
- 一三 困倒荒山..... (245)
- 一四 傻英雄..... (260)
- 一五 招夫插..... (280)

- 一六 假凤真凰..... (300)
 一七 花中淫魔..... (321)
 一八 劫后相逢..... (344)

下 册

- 二一 痴女孽情..... (407)
 二二 王府佳婿..... (430)
 二三 劫法场..... (477)
 二四 怪象逃生..... (488)
 二五 异酒奇菜..... (488)
 二六 古洞秘籍..... (511)
 二七 误认檀郎..... (530)
 二八 女叫化..... (552)
 二九 绛纱蒙面女..... (573)
 三〇 宝马赠英雄..... (593)
 三一 京城巨变..... (614)
 三二 命在顷刻..... (634)
 三三 降兽受挫..... (650)

三四	金殿之雾.....	(671)
三五	奉旨寻兄.....	(694)
三六	边城蒙冤.....	(720)
三七	双雄遇难.....	(743)
三八	变换人质.....	(764)
三九	风云变幻.....	(784)
四〇	任艰路遥.....	(805)

一 江湖怪婆子

阳春三月。

还阳河浪花飞溅，汨汨流淌，经绚丽的朝阳一照，金光耀彩，煞为迷人。

蓦地，在哗噪的流水声中，随着一阵银铃般的脆笑，两白影从还阳河的西岸腾起，有如白鹤飞翔，须臾间掠过四尺多宽的河面，轻灵、曼妙地飘落在岸东一块青石之上。

这是一双年仅十四、五岁的金童玉女。

那少男面如冠玉，剑眉星目，鼻直口方，青梳一口，佩戴佩囊，瘦长的身上披着袭月白色的长衫，迎风，俊逸中透着坚毅，气宇轩昂。

那少女笑靥如花，清丽脱俗，身如弱柳般的娇躯，腰悬宝剑，英姿飒爽。晨风吹拂，衣袂飘真好比大青石上融化的一块晶莹，又宛如万里一朵白云。

二人凝目对望，柔情脉脉，流霞溢彩，犹如

水。

少女沉浸于良辰美景之中，口中喃喃道：“这里的景色真美啊！”

少男深吸一口早晨清新、还略芬芳的空气，说道：“是啊！”

忽然，少女眼中掠过一丝忧郁的阴霾，道：“表哥，你知道还阳河之名的由来吗？”少年显然早有耳闻，嘴里却道：“愚兄孤陋寡闻，愿聆其详。”

“大唐初期，突厥族大举入侵中原。唐王李世民派大将李靖在这一带阻击来寇。唐军不幸中计，被重重围困。当时，这里虽有一条河，却已干涸多年。唐兵喝不上水，士气低落，连吃败仗，情况十万火急。”

“岂料，一天夜晚，陡然间河水满漕，唐兵解了焦渴，好比死还阳，顿时精神抖擞，生龙活虎，个个踊跃，杀退贼兵。从那条河便被称做还阳河了。”

“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想不到还阳河还大有渊源

从久远的历史中走向现实，抬头凝视少年片刻，桃颊两朵红云，低声道：“表哥，你看我长得美吗？”

望着眼前佳人，娇若带露的牡丹，虔诚地道：“依是世间最美的女子。”

忽起，道：“表妹，你看愚兄人品如何？”

一眼他笑吟吟的俊脸，面满红潮，娇嗔道：“你

把话说完，顺势拉住她温柔的手腕，二人顿觉

一股电流传过，身躯均是一颤，执手相望，浑然忘了身外的世界。

良久，少女醒过神来，梦呓般地说道：“要是能永远这样下去多好！表哥，将来你我二人不如找一个深山孤岛，收集各门派的精华，研成盖世奇功，然后广收弟子，让他们艺成下山，杀奸锄霸，扶危济困，行侠江湖，扫尽人间的不平，想起来，那该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呀！”

少年眼中闪烁着神往的光芒，沉醉地说道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一双紫燕欢快地呢喃着，从他俩头顶越过，迎着朝阳，展翅飞向远处。

少年又长吸一口气，精神振了振，道：“表妹，时间不早了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我回家探望父母，很快就会回来。”

少女不觉眼睛一酸，泪眼模糊，道：“望表哥速去速回，切莫让小妹成为盼水渴死的唐军。小妹还等你回来一块儿练剑呢。”

少男这才明白她刚才讲还阳河之名来由的用意，动情地握了一下她的纤手，用力把头一点，道：“愚兄记住了，表妹多多保重！”说罢，毅然转身离去。

少女目睹少男渐行渐远，直到消失在地平线上，仍怔怔地站在那里，她惆怅若失，好象魂儿已飞出躯壳，随着恋人而去。

“救命啊——”

忽然传来悲切，绝望的呼救声，少女陡然一惊，车转娇躯，凝目一看，在浪花翻涌的流水中，沉浮着一个落水者，眼看便有灭顶之灾。

少女倏地凌空拔起，漫天空中三个起落，脚点水面之上，探腕抓住落水人的头发，猛提一口真气，复又拔起一丈多高。眼看下沉之际，左脚尖一点右脚面，忽又冲起数尺，几经起伏，落到了河的西岸。

少女喘了几口粗气，低头一看所救之人，是一位年过花甲，面相清瘦的婆婆。她伸手一探婆婆的寸关尺三步脉，脉息微弱。略一思忖，她背起婆婆，一溜轻烟，直奔西边的村庄。

十里有芳草，十邑有忠信。马家大寨之所以名震江湖，是因为这里隐居着一位大人物。提起孟尝君马密，方圆几百里妇孺皆知，就连三岁童子也能绘形绘色说上一两件。

当年，马密跟随海瑞海王爷，是带刀的二品护卫，四十八侠的领袖。掌中一口宝剑，打遍天下鲜有敌手。海瑞十二本扳倒奸相严嵩，告老还乡，回到祖籍广东琼州海南县。马密无意功名利禄，回到了家乡马家大寨。其妻岳氏夫人，十分贤惠，生有二子一女。

马密隐居家乡，闭门课子，乐享天伦之余，仍不忘杀富济贫，普天行道。他挥金如土，仗义疏财，一生不为己，专为他人忙。因此，深得四乡八村亲邻的敬仰。

此时，孟尝君马密与夫人岳氏正在客厅里闲叙，忽见女儿背着一位水淋淋的婆婆匆匆进来，不由得一怔，起身迎上前去，惊问道：“莲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少女原来名叫马莲珠，是孟尝君马密的女儿，人称云中仙子。马莲珠放下婆婆，简略地说了说经过，急急道：“爹爹，赶快救救她。”

马岱审视了一下昏迷不醒的婆婆，把头一点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就是不催，我焉有不救之理呢。”

马岱边说，边把婆婆头朝下放在椅子上，又命人打来温开水。他用手一按婆婆后心，婆婆嘴里吐出几口清水。然后，他又把婆婆翻正身子，放在软榻之上。从腰间掏出百草转阳丹，就着温水，给婆婆服下。

时间不大，就听婆婆喉咙间“咕啾啾”一阵脆响。马莲珠欣喜地唤道：“婆婆醒醒，婆婆醒醒！”

婆婆未曾睁目，张口喊道：“不凭良心，天理难容！”

云中仙子马莲珠说道：“您醒醒，婆婆，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孟尝君马岱沉声说道：“大嫂，醒来！”

婆婆慢慢睁开二目，看看马岱父女，一伸手抓住马莲珠，道：“好丫头，好丫头！”对马岱一瞪眼，道：“好！好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，复又悲声大哭。

马岱眉头一皱对马莲珠说：“孩子，你救的这位婆婆，神志不清，你看如何是好？”

云中仙子尚未开口，旁边有人说道：“小妹，你怎么把一个疯婆子背到了咱家？”

马莲珠一看是大哥九头狮子马瑶进来了，便把眼一瞪，说：“大哥，咱家爹爹一生行善，侠名远播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疯婆婆也算是一条人命，我们当然要善待她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嘛！”

孟尝君马岱赞许地把头一点，说：“好孩子，你把她背到后

院去吧。”

云中仙子马莲珠把婆婆背到后院，让人烧水做饭。她先替婆婆洗了澡，换了衣服。疯婆婆仍是时哭时笑，神志迷惘。

过了一会，家人端来两碗香喷喷的鸡丝面条。马莲珠笑盈盈地说道：“老婆婆，你饿了吧？快些吃饭。”

疯婆婆却狐疑地瞅瞅面条，又看看她，把一碗面塞到马莲珠手中，硬让她吃。

马莲珠也忙了半天，有些饥肠辘辘，便笑道：“好，婆婆，我吃，你也要吃啊。”

疯婆婆把眼一瞪，固执地说：“你吃，我就吃，你不吃，我也不吃。”

云中仙子见疯婆婆如此难缠，哭笑不得，只好先把面条吃下。停了片刻，疯婆婆也把一碗面条扫了个精光。

疯婆婆吃饱后，似乎稍微安静下来。但任凭马莲珠百般询问，她都是闭口不言。

这时，马家的爱犬大黄从外面摆着尾巴颠了进来。疯婆婆一见大黄狗，浑沌的眼睛一亮，哈哈笑道：“丫头，你的面条不好吃，我要吃你的大黄狗，你快把它杀掉，煮给我吃。”

马莲珠一怔，旋即笑道：“婆婆，你想吃狗肉，我到街上给你买去。”

疯婆婆眼一翻，道：“不行，我只想吃大黄狗的肉。你要舍不得，我这就走。”

云中仙子马莲珠心中暗想，二十四拜都拜过了，何况这一哆嗦。我既把她救来，就好事做到底，何必再要她说“不”字呢。

她狠了狠心，挥起一掌，击在大黄狗的脑袋上。大黄狗闷哼一声，瘫倒在地。马莲珠忍了忍眼泪，吩咐家人把狗剥皮下锅。

时间不大，狗肉煮好。马莲珠亲手端着递给疯婆婆。疯婆婆嚷着让她吃，虽然肉香扑鼻，但马莲珠怎忍心品尝。疯婆婆也不客气，抓过狗肉，一阵狼吞虎咽，一条大黄狗的肉，被她一扫而光。家人在一旁看得咋舌不已，云中仙子也暗暗称奇：这婆婆好大的饭量！

疯婆婆打了几个饱嗝，用袖子抹了抹油嘴，喊道：“丫头，收拾我睡觉。”

马莲珠啼笑皆非，扶起疯婆婆，来到自己的绣房，让婆婆睡在自己的牙床上，待婆婆合目打鼾，马莲珠把房门关好，回到堂楼陪伴母亲岳氏夫人将就一宿。

翌日一大早，云中仙子早早地起来，来到绣房，刚推开门，顿觉一股恶臭扑鼻冲来，几乎把她熏倒，她恶心欲呕，捂住鼻子细细一看，地下，墙上，桌椅上，脚踏，床沿上，到处涂满了屎尿。而疯婆婆却依然躺在牙床上，扯起如雷的鼾声，睡得正香。

爱洁如癖云中仙子柳眉一皱，心中怨道：“你这个疯婆婆也太会作贱人了。你要吃我的爱犬也没有什么，你怎么能到处拉屎呢！继而又一想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。她捂住鼻子，探脚走到床前，连声喊道：“婆婆，你醒醒，醒一醒！”

疯婆婆一翻身，打了个哈欠，白了白马莲珠一眼，不满地说道：“我未睡醒懵，你瞎叫唤个啥？”

马莲珠陪着笑脸，说道：“您看看到处是屎尿，您不觉得难闻吗？您老要是走不动，喊我一声，我就会来服侍您老的。”

疯婆婆一瞪眼，振振有词道：“我如果能出去，难道会满地屎撒尿吗？我可不是有意的呀。”

这时，孟尝君马岱夫妇，马家兄弟都来到绣房，马家的家人、丫环也站到了绣房门外，一个闭气捂鼻，更有几人忍不住腥臭，当场吐了起来。人人暗骂疯婆子缺德，但当着马岱的面，又不敢骂出口。

孟尝君马岱细察情形，双眉一锁，对马莲珠说：“丫头，你把她撵出来，我来问问她，看她是真疯，还装疯卖傻？”

云中仙子把疯婆婆扶出绣房。疯婆婆翻了一眼面前的人，不悦地问道：“你们都是些什么人？叫我出来干什么？”

马莲珠忙给她介绍了自己的父母及两位兄长。

马岱乃是一位老江湖，他一看女儿绣房中污秽不堪，而疯婆子浑身上下却干干净净，似乎有所觉悟，道：“大嫂，我家女儿好心好意把你救到家中，连爱犬都杀掉给你吃了，你为何这样作贱人呢，你到底是真疯，还是假疯？”

疯婆婆略微一愣，哈哈大笑道：“马岱，好一位孟尝君！我能是有意这样做的吗？我不是有病在身吗？马岱，你假仁假义，空负孟尝君的美称，还不如你闺女慷慨大度。好，你们既然厌烦我老婆子，我这就走！”说罢，挣脱马莲珠的手，脚下生风般地走了出去。

孟尝君马岱被骂了个狗血喷头，但到底涵养深，仅是老脸一红，隐忍未吭。其子九头狮子马瑶、穿云燕子马飞一见父亲当众被骂，不愿意，怒目一瞪，便要反唇相讥。马岱把手一挥，二小不敢放肆，硬是把即将骂出口的话又咽了下去。

云中仙子连忙喊道：“婆婆慢走，我给您收拾些行李、盘缠。”

疯婆婆充耳不闻，脚步稳健，直奔大门。孟尝君马峦见了，不觉暗暗沉思。

其他人唯恐避之不及，直盯着地看着疯妻子离开。

云中仙子马莲珠追到大门外，连声呼道：“婆婆慢走，我家爹爹言语冒犯之处，我来向您赔礼，等我替你打点些行李，再走不迟。”

疯婆婆转过脸来，嘿嘿冷笑。

马莲珠一看好一脸傻相，眼中却透着恐惧、怨恨、凶狠的目光，不由激凌凌打个寒战。

“哪个让你送？死丫头！”疯婆婆一抖巴掌，迎面拍到。

云中仙子见婆婆挥掌打来，本不以为然。等掌临当顶，忽觉一股劲风，不觉大惊失色，避之不及。她顿觉头发懵，眼发黑，头重脚轻，天旋地转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倒在地。

有几个家人好奇心极强，跟出去想探个究竟，一出大门，只见小姐躺倒在地，不见疯婆婆的影子，几个丫环忙上前扶起小姐，另几个家人赶紧禀告给老爷。

马峦、岳氏、马瑤、马飞急忙赶到大门外，一看云中仙子面色苍白，双目紧闭，昏迷不醒。马瑤、马飞忙把妹妹抬到客厅。孟尝君马峦用手一摸女儿的寸关尺三步脉，脉息微弱，再一摸心口窝，跳动轻微。饶是阅历丰富，堪称医病疗伤里手的孟尝君同，也弄不清女儿到底得了什么病症。

九头狮子马瑤脾气暴躁，气得直骂疯妻子，岳氏夫人一见

爱女这个样子，愁得直抹眼泪。

马岱想不出其它的好办法，只好拿出百草转阳丹，撬开云中仙子马莲珠的牙关，用温开水灌下。可是，百试不爽的转阳丹竟毫无灵效。马莲珠依然二目紧闭，牙关紧咬，无知无觉。岳氏夫人忍不住呜呜大哭。

孟尝君马岱万般无奈，吩咐一声：“瑶儿，飞儿，赶快派人方圆左右延请名医。”

一连三天，名医象走马灯似的来了七、八个，都诊断不出症结所在，名医们皆摇头叹息而去：“惭愧，惭愧，鄙人医道浅薄，对令爱莫能助，请另请高明。”

“高名”者虽又请到不少，然而对症下药。因摸不到云中仙子的病因，这些闻名一方的神医国手也一筹莫展，无回春之术。

云中仙子马莲珠的病势却一天重似一天，第四天时，竟然气绝而亡。

马岱夫妇仅此一女，爱若掌上明珠，尤其是岳氏夫人，对女儿更是宠爱，放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。如今一见云中仙子华年夭殇，夫妻二人怎能不肝肠寸断，悲痛欲绝。岳氏夫人更是心一声，肝一声，直哭得死去活来。

云中仙子马莲珠活泼美丽，且宽待下人，因此，丫环仆人无不落泪叹息，连呼苍天无眼。马家以至马家大寨顿时笼罩着一层浓郁而沉重的悲云惨雾。

孟尝君马岱强忍悲伤，打发人订购棺材，准备女儿的后事。并派人前往北京燕山白家大楼告诉亲家这不幸的消息。

原来，早在莲珠三岁时，便由海瑞、征东大元帅孙佩、阁老沈美玉和礼部天官曹文煥四人做媒证，把她许给了姑母之子白龙。白龙的父亲老善人白雁翎，当年与马岱同保海瑞。海瑞告老还乡后，白雁翎与马岱也各自退隐还乡。因白雁翎深知内兄怀揣天下绝艺，便把独子白龙送到马家大寨学艺。白龙与莲珠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加之有婚约在先，小兄妹俩更是相亲相爱。

云中仙子已盛殓五、六天了，白家尚未来人。白家不来人，不就好发葬，因为马莲珠毕竟是白家未过门的媳妇。

直到第七天的上午，白雁翎老夫妻才带着独子白龙风尘仆仆地赶到马家大寨。白龙一进大门，便号啕大哭，他直扑棺前，哀嚎道：“表妹，你怎么会先我而去！没想到还阳河畔一别，竟成永别。你不是亲口说等我回来一同练剑吗？表妹，你去得太早……”他抚棺痛哭，泣不成声。

白家既已来人，停尸七天，人也该发表了。白龙擦了一把泪，走到孟尝君马岱的面前，叠膝跪倒，说：“舅父，表妹她……”

马岱也是老泪纵横，扶起白龙，劝道：“孩子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再哭也是枉然。”

白龙一看众人要抬棺出殡，顾不得再问云中仙子的死因，说道：“舅舅，这些道理孩儿岂不明白。事到如今，孩儿只求舅舅一件事。”

孟尝君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孩子，你也知道你表妹三岁时，便许配给你，使咱两家亲上加亲。不曾想，你们表兄妹没有缘

份，莲珠中途而去。但愿你好自为之，将来再另选佳人。孩子，你有话就说吧，不管是什么要求，舅舅都答应你。”

白龙哽咽道：“舅舅，眼看着就要发葬，孩子想最后看一眼表妹。”

马岱犹豫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好！孩子，我答应你，来人！”遂吩咐家人找来木匠，打开棺材销子。

白龙颤声说道：“莲珠表妹，为兄看你来了。你再和为兄说一句话吧。”

白龙用肩一找，“咯噔”一声，把棺盖扛到一边，他伸头一看，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，惊怔当场！原来，棺材里边，据然空空如也！

马岱夫妇及马家兄弟也想最后看一眼马莲珠，一看之下，也不禁目瞪口呆。

前来马家送丧的亲邻好友，见他们几个神色有异，上前观望，俱皆迷惑不解，惊讶不已。有的喜，有的忧，交头结耳，众说纷纭。

棺材始终停在这里，人不知，鬼不觉。云中仙子的尸首哪里去了呢？

莫非世上真的有鬼？

孟尝君镇定了一下，道：“大家都不要哭，先把棺材盖上！”

众人随马岱来到客厅，老善人白雁翎对他说道：“老哥哥，我有一个想法。”

孟尝君马岱说：“贤弟请讲。”

“莲珠这孩子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小弟实在难解其